藤花亭鏡譜

序

三代以上鼎彝尊匜之屬表功命器最稱隆重餘亦日用所必需故范金合土之工精絕百代漢唐而後陶冶日備代金以泥需於日用者惟鏡爲最而鼓吹玻璃之法未出於是官私之鑄積而遂多代設專官職司模鍊固不獨尚方一令之見於漢志而已然考著錄諸書歐趙劉洪而外加董逌黃伯思張掄薛尚功以及趙九成

呂大臨王俅各著專書搜羅富有其中或摹繪形制或臚列識文大率意爲會通合以近世儀徵相國師之欵識王述菴侍郎之萃編張氏之金石契陳氏之金石圖之十有餘家者可謂有器必錄無義不搜顧統計其所收皆三代多而秦漢少鼎彝多而鑑鏡少獨宣和博古圖錄所載諸鑑別存門目視他器已僅十之一而成書衆手往往疏於考訂所列釋文又與摹出銘字

不甚相符強隸諸門復瑣屑無當恭讀
西清古鑑采錯金縷繪鐫工緻其中釋字訓義駁
正前人尤非有宋諸賢之所可及
秘函紬繹窺測誠欣竊謂薈萃成編與夫分類記
載其體例必將有詳畧懸殊者若虞荔之鼎錄
陶宏景之刀劍錄並以專門之業傳信至今是
蓋識大識小之所攸分而考据通貫之學亦於
是繫焉予家非素豐而先人所貽以養痾者惟

金石文字之是嗜古器因畧有所蓄其後讀書武夷習靜西樵擇其輕便可摩挲者攜之行篋嘉慶己庚之歲避洋匪徙居旋復見背舊存殆不可問猶幸所蓄漢唐諸鏡數十具巋然尚留篋笥緣是有譜錄之思十年來督課會城每就故家購得一二復從需次諸君易其所有久則數半於前今春服闋不敢遽出就驗爰以其暇取乾隆六年工部尺與今布政司所常用權碼

量衡其廣狹輕重之數依其質製銘識一一記錄旁推博引考證以定其時代畧如考古之例即拓本摹繪其原形而說以系之復用宣和例以銘識之有無次卷第之先後自漢終明成譜八卷世傳黃帝液金爲鏡採陰陽以合日月通鬼神而防魑魅此四靈八卦十二辰廿四氣之所自昉而後虞舜周武銘製聿彰逺至嬴秦遂傳照膽然世代已逺徒起慨思今日所存特以

兩漢之器爲最古沿及六季隋唐舊鑄規模尚
在雖文質方圓之用時有變化增減於其間而
要能不失古人意象凡自星辰神衛卦畫枚乳
以遞龍鸞犀馬羽毛鱗爪迄乎嘉禾連理葡萄
葵蕤莫不有所依據非若後世俗工之杜撰無
理但矜細緻以誇示庸目而已至其銘識則言
別長短體分篆隸四言而外更效栢梁郎片語
單詞自書名姓亦足以資考索補史傳之所未

備又非若宋以後之描寫故事獨標鑄肆與廣
招徠者比也當先子之彙收諸鏡也凡面見靑
翠斑駁者輒棄之以謂鐘鼎尊彝假積綠以徵
古可也鏡不可照則失鏡之用必非美銅精鍊
之所出斯言與儀徵師所謂精金氣不外洩必
無靑綠者殆若合符于續收時雖未獲盡汰彼
存此顧守此意以事搜求因遂見多購少積之
固匪易易夫唐人僅得一鏡猶舉其神異之故

述之成書今以百有餘器之偶聚一時不及此

薈萃而考證之一旦過眼烟雲已非己有悔將

何及毋亦爲先人羞乎是則區區錄譜之本意

耳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長至梁廷枏識於藤花亭

藤花亭鏡譜目錄

卷一　以下有銘識

卷二

一龍二蛟鏡　二龍升降鏡

雙龍戲珠鏡　雙龍鏡

三龍鏡　三虬鏡

四龍鏡　獨龍雙鳳鏡

四龍雙鳳鏡　四乳四夔鏡

八乳八夔鏡　四靈雀鹿鏡

八卦四靈鏡　雙魚鏡

雙鯉升雲鏡

卷六

卷七

卷八

藤花亭鏡譜卷之一

順德梁廷枏章冉著

漢君宜官位鏡有銘

徑四寸五分重十有三兩二銖邊四分純素凹下稍作仰竹形可二分强畧起週作半月形者凡十有二邊規內向規相聯接即以定鑄文之限文兩旁各作虬龍左升右降紐圓如覆盆接紐之上下並作兩直界畫一圓點如星日者塞

其末空銘在畫內凡四字篆書上曰君宜下曰官位文並向外字畫極平整惟宜下多兩短直如垂足與漢宜君公鏡之公加首直長宜子孫鏡之宜加尾直同惟此則位之人旁倒右為異耳漢鏡有銘文與此四字全同特分列於四面而各以蝙蝠間之者又有建安十年鑄止君宜二字者其位置亦一同此器餘加君宜高官與位至三公二鏡皆上下各二字所不同者在旁

夾之物事與此器皆稱漢鑄之佳品自然青黑古厚有餘即紐背揩摩處畧露銅色愈徵年代之久遠不獨以面光雪亮爲未經土蝕之據也自易有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之說而鏡之爲用亦取明照故由秦以來其製皆尙規圓所以象日月也日月懸光於天仰而望之鏡懸光於人近而察之故鑄鏡者莫不備一穿以受懸而紐之制起焉紐附乎鏡一鏡必有一紐其變爲

方扁墻圓或捨紐而柄者皆宋以後師心蔑古者之所爲唐以前無是也按秦以前鏡制度不可見據宣和圖總說稱西漢高祖受命之初入咸陽得方鏡洞燭腸胃云云則秦以前鑄法亦有方者所謂圓者規天方者法地當是方圓並用不拘一格也顧著錄之家每以鼻名因而世俗遇唐紐之稍巨者輒呼之曰大鼻鏡以三代彝器言之凡鼻無不麗乎器之面者禮所謂尊壺面鼻是也今鏡之背與面分明若此安有鼻生於背之理耶紐說文系也一曰結而可

解周禮夏官弁師朱裏延紐註小鼻在武上笄
所貫也據此則紐之與鼻明分二物而縧繩貫
結正與解字相符嘗見漢印諸紐皆象形而莫
盛於瓦鼻則紐爲統詞鼻乃紐中之一物又明
甚此編並稱紐不稱鼻而發其凡於此

漢千秋萬歲鏡有銘

徑二寸八分重兩有八銖强邊圍微作凹形通體平素無花銘凡四字正書曰千秋萬歲讀從左旋或作萬歲千秋亦左文讀字脚並向內紐圓鈕擦久而平矣萬左出作万與儀徵師相積古齋款識載漢向方銅器之作萬者不合或以漢銘宜篆然據博古圖漢九子鏡全用正書不篆其他所載如四神神象神人三獸之屬以正

書爲鏡識者尙多皆漢器也宣和去唐代未遠當修輯時無論內府舊藏與民間新進皆一一得而摩挲之覘按圖索驥者頗殊意其時唐鑄入手卽辨今以入諸漢鑄是必確有所據以爲識別者且此鏡剽薄如紙或卽圖之所稱水浮異質謂其出鑪錘而不累於形器之重脫去滓穢輕清如蛻者殆指此種而言又圖別有千秋萬歲鐵鑑以入諸唐代萬亦左出作万與此字

體既符惟徑圍較寬故其銘特多富貴不斷一語乎家藏元至大重修宣和圖刻本卷帙長大而鏤刻精細諸器每依原様今細審龜紐之右有元厶年字陰文可辨第二字稍泐止存其厶當是始字元始爲漢平年號此後迄唐年號無从厶者知爲漢器而圖特偶誤也蓋官撰書籍成於諸人之手往往有釋文與原器所摹不符者其誤斷不獨一鏡爲然矣以鐵鑑証此則此

為漢器蓋無疑義據圖內鑑門總說謂此為頌禱之詞但制度既質字畫又不甚整齊恐非進御物也

漢王氏鏡有銘

徑六寸九分重二十有五兩八銖邊及寸而弱二圜中週夾花紋環以犬牙凹不及分素質可二分許再一圜銘夾其中四方各二乳藉以八出花朶爲龍八每二龍分踞乳之左右首各外向故四隅間得兩龍相對而虬蘷各別於此可悟神物之與鑄作皆有變化不測之妙方隅各有雙文曲尺合之亦凡八上下二虎橫伏曲尺

之上反面內向以猛烈鷙悍之獸能使之低首貼耳下心內面範圍於繩尺中是有深意存焉中疊方圍四正面各作雙畫如丁字形方各四小乳一隅兩用故止十二乳即可平勻無缺乳各間以篆文十二辰自中左旋乳間一字又一小方格引四面垂雲薦其紐銘字體與新莽銅權一器相彷彿文凡四十有二字篆書曰王氏作竟百采服多賀新家人民息官位普照天下

復風雨時節五穀熟長保二親子孫力傳告後世樂無極末復作一立鶴所以明耄耋也銘與騶氏諸鏡同所不同者數字其日百采服日官位普照日子孫力似篡位後欲收拾人心永傳孫子鑄此吉詞以爲之兆豈卽莽之自鑄將欲乘飛龍以御入方傳後世爲是癡顚耶抑出當時貢媚固寵者之所爲然則所稱王氏者又何人耶予初疑上方左旁別有小圍中作數點意

是唐摹所識正書之已泐者盖唐代倣古必以
此自別也然細審下方亦有之且其內明排四
點原為尋常文畫決非字形又質薄意古定為
漢器實無疑義雖未知其鑄鍊之年為建國為
天鳳地皇然在漢初始二年後更始元年前之
十五年中固明甚矣漢鏡銘多以竟為鏡固屬
省文然宣和博古圖於所載諸鏡並稱鑑而從
省作鑒則周時已如此漢鑄之捨金從竟特倣

是省之而已郎鑑之爲鏡古義亦時有參差如
周禮司烜氏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
於月鄭註謂鑒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淮南
書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而高註則云方諸謂
陰燧大蛤也熟摩之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
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滴說與鄭異又說文
鑑大盆也段玉裁註引淩人春始治鑑註云鑑
如甀大口以盛氷置食物於中以禦溫氣春而

始治之㲋按謂鄭云如甑醢人作醢云塗置甀
中則鑑如今之甕許云大盆與鄭說不符云云
據此是鄭氏兩說本自爲矛盾然其註考工記
以鑒燧之亦云鑒亦鏡也又詩宜鑒於殷鄭箋
謂以殷王賢愚爲鏡則明與毛傳合葢古製原
分二物一以照形貌一以取明水爲用不同故
觧之者亦有差別博古圖錄諸鑑外別有氷鑑
一器作方長形是漢時尚有之不止三代也葢

其照形之器與鏡同用但經典多作鑑後人多作鏡字因時尙耳又古鏡每作枚乳故宣和圖別出枚乳一門其總說謂乳者養人之道然三代鼎彝所以薦飲食言養固當若鍾鏞之有乳義將何取乎其分說又謂樂之聲所以養其耳酒之味所以養其體鑑所以觸其形而主養其說之生強往往類此按說文乳人及鳥生子也獸曰產从孚乙乙者乙鳥明堂月令乙鳥至之

日祠於高禖以請子故乳从乙請子必以乙至之日者乙春分來秋分去開生之候鳥帝少皞司分之官也又解孚字云乳也解穀字亦云乳段註謂上乳爲生子此乳謂既生而乳哺之二說並生育之義後說意畧兼撫養而仍以初生爲主然則鏡之恒作枚乳者所以頌祝宜男與漢九子長宜子孫諸鏡同意葢華封三祝終望多男熊羆一詩詳符占夢子孫千億之意每著

前聞況鏡爲居室之所恒需觸目之所同見卽銘詞從畧已足於刻鑄寓之今世俗百子千孫之文贈嫁粧奩尙存古意不能謂無所本也因此器有乳爰發其凡

漢騶氏鏡有銘

徑四寸二分重十有六兩八銖邊五分强一圍內兩疊犬牙並陽文中夾雙鉤如人字形凹下二分許週作監畫再疊兩圍銘在其巾銘之內層作雙龍啣尾而出角爪分明精神煥發又雙虬無角口與龍對亦自相啣尾紐作半蓮子形其背之以指摩畧露原銅一如君宜官位鏡質之古厚亦如之銘凡四十有三字篆書曰騶氏

作鏡四夷服多賀國家人民息胡虜殄滅天下復風雨時節五穀熟長保二親得天力傳告後世樂無極廿姓氏外其文並與後所收青盖鏡同惟末多一廿字所以彌其空缺即此知其模範之有所本字數可增而字位則一定而未可伸縮也王莽時王氏鏡銘云王氏照鏡四夷服多賀新家民人息餘詞並同洪氏隸釋載之近日陳氏經刻求古圖定爲六朝之器予友錢塘

何君方穀溱家傳拓本最多中有鏡笵亦爲著錄家所未見者故考訂素號精密所拓有黃羊一鏡曰黃羊作鏡四夷服餘詞並同末多長與天地相保守七字又有周仲鏡銘拓本亦同方穀謂漢人古音不少假借服息在入聲職德部復熟在入聲沃燭部勢不可紊至六朝始多通用於是以兩鏡定爲隋器說固是矣然博古圖載漢宜子孫鑑銘詞一一皆同惟首一字作尙

方固與後漢書百官志合可據洪氏定爲漢器即以隸釋及今所收之王氏鏡銘考之實並鑄於新莽之年其文即漢人所撰而用韻並同如此似未可但以韻定也故第即其工鑄質制字畫之並與漢他鏡合者定爲漢器不專以詞韻求之又漢鑄多以竟爲鏡今此有金旁與漢之美言出約氾鏡始下云蒼龍在左白虎在右長保孫子宜君子一銘之从金者同是亦漢鑄之一証又隸續載有騶

氏大小二銘鏡自天力而止亦有兮字與此當
同出一手云大者藏江陰守王直中家小者藏
司直洪莪家黃長睿審定以爲漢器說見東觀
餘論據此則有先得我心者矣又按以銘韻定
時代持論自正然有不能拘者蓋詞章之道至
廣至變豈能執爲例限漢人用韻尙在沈約四
聲之前凡古經子史所用今以爲逼爲叶者皆
漢人近承之師資也此銘一韻如栢梁而仄用

之六韻中先服次息次復次熟次力極似是二一韻間用如後人隔句轉韻之法但當時自可通用未必有意爲之如陸機演連珠云情生於性非性之適火壯於煙微性克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宋玉九辯云悲愁窮慼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去鄉離家兮來遠客超逍遙兮古今焉薄是二韻間用自周末至漢皆有之此例殆不可枚舉更就此銘所用之兩韻而求諸漢以上亦有可證者今一一摘出如毛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

不踏又我行其野言采其蓄不思舊恩求爾新特逸詩云滑滑流水不雍不塞轂既破痒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太息士冠禮祝詞云月令月吉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成爾德秦泰山石刻三句一韻者云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廿有二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又琅琊石刻云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此自周迄秦之可証者也易林云五岳四瀆含潤為德行不失理民受恩福又覆手舉牘易為功力月正元日承平致福又桎梏拘獲身受牢獄髡受刑法終不可釋漢書敘傳云總統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貢各以其職昭帝冠詞云摛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

遵大道之郊域九章鬱結紆軫兮離慜而長鞠撫情効志兮俛屈以自抑班固西都賦云草木塗地山川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拘怨而少息又通幽賦云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斡流遷其不濟兮故遭罹而盈縮星經云進退如廆焱邪息緩色亂行主無福此漢文字之可証者也沿及魏晉極之唐代並可偶舉見例者夏侯湛抵疑云棲遲窮邑守此困極各江河之流不以躍舟船之檝借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曹植思婦賦云何層雲之沈結兮悼太陽之潛匿雨淋涔而累注兮心憤悁以懐毒郭璞騊駼贊云騊駼野駿產自北域交頸相摩分背翹陸阮籍大人先生傳

云行欲爲月前撿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閭隣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爲九州牧梁
宣帝百合詩云含露或低垂從風時偃抑甘菊愧仙方蔡蘭謝芳馥賈島
對菊詩云九日不出門十日見黃菊灼灼耀繁英美人無消息韓愈樊宗
師墓銘云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又進學解云月費俸錢
歲靡廪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蓋略一憶及證佐紛來已可假
爲推波助瀾之具況三唐兩宋之名作林立哉
顧亭林先生所著唐韻正福字下引出兩韻同
用自易詩以迄史傳無慮數百條皆漢以前書

與予所引互有同異今不復縷述矣雖然何君之爲此說不過隨筆自跋所藏原非問世之書今所引固其所習知者他時當面質之或更有說學問之道無有窮境予雖別有見終未敢自信惟虛能受益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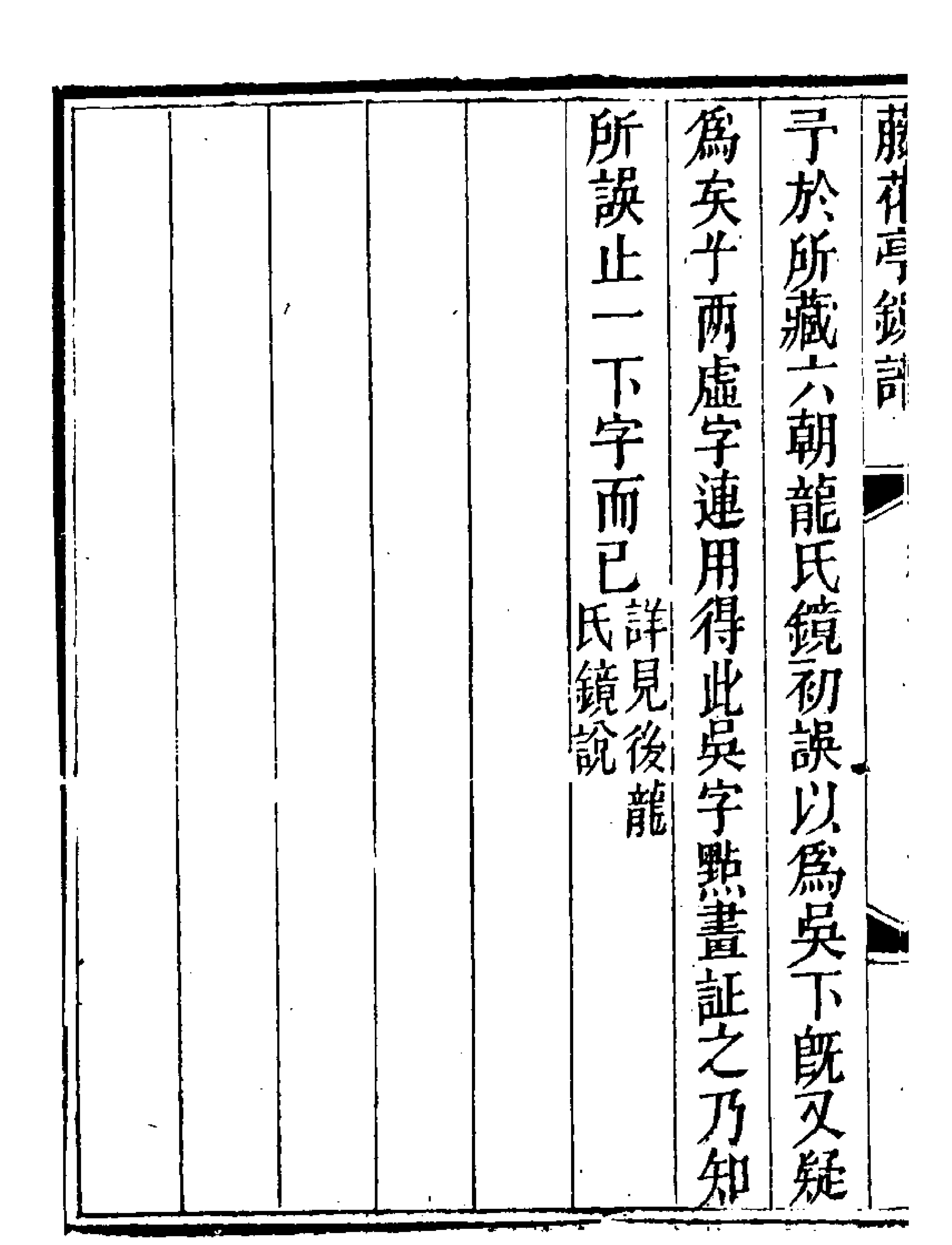
漢周仲鏡 有銘

徑六寸五分重三十有六兩九銖沿邊一圍斜下六分弱內外並作犬牙中列雙鉤如人字形者凡三圍稍凹可分許迴佈豎畫又二圍銘夾其中環珠小乳分位四隅左右各一雙輪車素蓋文幃六馬駕之駢驂馳騁異常神駿惟左面馬首三順三反與右之齊轡順軌者意象迥殊博古圖四衛鑑衛指馬言所謂與衛也上下二

神上者設方座側面捧環下圓座正面斂手座下皆湧起波紋兩神之旁各有蟒足橫出左右各六爪二跪神裂蟒腹爲座具不知取義云何鑄畫之奇往往出人意表此作見尤覺不倫不典而要之當時必有所自未必便羌無故實也紐大可徑寸其外有圓瓣有環點若流星若貫珠者工巧精妙鏤鑄雙絕以質色言似不及漢器之古藻而文緻過之位置南北六代間似覺

於義較安倘其旁加正書爲識且竟可以爲唐摹矣今騶氏鏡既據新莽王氏所鑄銘定爲漢器則此之名異而詞同者不得不以類相從倘不致以參差牴牾貽博雅君子譏笑也銘凡三十有九字篆書亦於漢近於唐遠卽點畫配搭間見之矣曰周仲作竟四夷服多賀國家人民息胡虜殄滅天下復風雨時節五穀熟長保二親得天力吳朝陽里末四字意鑄者所居地也

予於所藏六朝龍氏鏡初誤以爲吳下旣又疑爲矣乎兩虛字連用得此吳字點畫証之乃知所誤止一下字而已詳見後龍氏鏡說



漢青蓋鏡有銘

徑四寸重十有二兩九銖強邊寸有一分內外二圍皆犬牙中夾一圍週作人字形凹下可分許容界豎畫又二圍夾銘其中三龍凸起紐在內圍之內銘凡四十有二字篆書曰青蓋作竟四夷服多賀國家人民息胡虜殄滅天下復風雨時節五穀熟長保二親得天力傳告後世樂無極素紐青蓋人名當時鑄工之至巧者能採

鍊精銅爲之故其所製往往流傳於後宣和撰博古圖時已收之銘有合四字爲一方格者據其形制乃與

西清古鑑所收青蓋一器不類古鑑之第一器徑三寸五分作四神形花邊素鼻銘云青盖作竟自有紀辟祛不祥宜吉市長保二親我孫子爲吏高官壽命久範式亦與此不類而反與博古圖錄內彙列十二辰鑑中之第一器合第二器

徑四寸七分其所鑄三蟠龍形與此同而素邊與此異銘如向方第二鑑而缺其七字就中亦有數字少異者云青盖作竟大口口二字泐以他鏡考之當爲無傷二字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龍右虎辟不祥朱鳥元武口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兮此凡皆青盖鏡之不同者也今器與騶氏鏡銘詞全同篆法亦頗相類兩器並以兮字作楔尤爲格式相倣之明証但不知孰爲先後耳

漢長毋相忘鏡有銘

徑二寸五分重二兩一銖邊圍寬一分稍凹二圍中夾流雲形者凡八銘即間於二雲相隔之中亦凡八字篆書曰見日之光長毋相忘雲字排夾勻正設字體用古雲書則藻交綺合映帶無復可辨益覺奇觀矣其內作陽文如半月形者亦凡八紐在最末一圍中其外則四方各有橫長畫雙鈎若口字而稍扁然者四隅仍間以

流雲表裏完密字畫精工漢物之小而可貴者也此原一器同一模鑄而手澤益光滑雖背質亦若可鑒先子常携之行篋者裁宋錦連環囊并貯之外更覆以螺鈿合壓漆匣裝璜雅緻自閩歸經十八灘舟壞他物盡失惟此獨存髣髴如子固蘭亭故題詠時及之予極承房師耒陽謝東平先生教廸庚子方得選澄海而先生已卸縣事旋楚維舟珠江來越華池館話別師弟

臨歧依依因檢篋取彼鏡獻之海上琴絃雲山
阻隔每摩挲此鏡不禁感嘆而與也

漢爲善最樂鏡 有銘

徑二寸六分重六兩九銖沿邊如仰竹形質並純素圓紐手觸處暑露本色一小點則圓而稍銳者唐鏡每貫金條於紐紐正中光圓與此暑相似然此實銳處摩平耳漢鑄尚無貫金法也銘凡四字隸書曰爲善最樂爲上善下最左樂右讀如今制錢文結體極圓湛可味挑撥處大致頗似曹景完碑又惟華山原石有其縝密而

舉全銘擬之則與延光四年耿氏鐙最相類不知誰書或疑其時以隸通行雖工藝者流下筆亦時有士夫意然未必其工妙一至於此是必別有揮毫者授以成笵也四字見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永平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帝問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據此則鑄者非東漢人且此器出孝明帝十一年後矣考東漢諸王蒼賢最著時蒼還國帝臨送還宮遣使以

其事手詔國中且謂王此言甚大副是腰腹傳稱王腰帶十圍故有是語云云當時人蓋習聞之遂以著之金石既佩其言又重以帝所稱賞所鑄良有深意非偶然也背平處稍有積綠而回光透發楊萬里詩所謂老青夾幼綠暗錦出明光者此足當之無怍矣

漢吉壽鏡 有銘

徑二寸八分重六兩二銖邊純素斜下四分强微凹週界斜畫一圍中爲獅爲鼠左爲鹿爲蛇爲魚爲相抱蜥蜴又爲小蟲纖介爲蝌蚪之屬一蓮座神立其上下二瓜蔓帶葉垂藤於其右小者爲茄大者爲苦瓜象物至繁瑣而位置分明錯綜不紊尤其細者僅如蚊睫乍見但覺羣點周遭橫斜不辨何物細審則一一畢肖棘端

之猴非三日齋沐不可得見盖就日中眺而別之悉數已移晷矣銘二字篆書曰吉壽夾於獅尾蛇首之間壽从𠃛凡鐘鼎欵識皆作𠷎說文禱字云或省作䃭與此正合紐畧方中作十字形陰文此亦透光之器然須助以卓午日力乃可令寸黍不遺也

漢延年益壽鏡 有銘

徑四寸二分重五兩六銖素邊四分弱微凹環以豎畫二圍銘夾其中復環以斜畫週排眉月凡八月內各綴花文一圍中花瓣四各以葉補其空紐圓銳八而平矣銘凡二十有五字篆書曰鍊治銅華清明以之爲延年益壽而去不祥與天毋而日月之光字體與日光鏡同而文義不能接讀者删他銘而爲之也按漢鏡有銘云

鍊冶銅華清而明以之爲鏡宜文章延年益壽去不羊與天毋極而日月光千秋萬歲長未央其內層文卽日光鏡外層之所謂詞意不通者近世王氏金石萃編所載長樂鏡宜上有因字無末七字而別增長樂者今此鏡銘實從是而出節其數字遂至多不可句讀耳萃編用建初慮俿尺故徑較寬其實同時製也背質湛然粹精面之透光處一邊與背文合其一邊則照出

忽作圓長巨光因之字亦有一二不甚明著者

然大用外腓眞體內充非有纖瑕爲累不過鑄

者欲於此稍留異跡而已

藤花亭鏡譜卷一終